



月光城 小说

院子里如此亮堂

冯渊

没有生气。房间里原来有讲述的声响,突然停止下来,耳朵空荡荡的发疼。这个宽阔的院落,白天喧嚣的人散去之后,哪怕处在巨大的闹市里,也显得一派寂寥。

两人无话,从楼梯上走下来。哈璋在前面,李昊在后面。楼道的灯都关闭了,室外的路灯漏过来一点亮光,李昊借着这点亮光,能看清哈璋漆黑、蓬松的头发。这头发很好看。这样想时,李昊又回忆起源氏公子的那句话,顿时索然。

哈璋走到一楼的门边,门是从里面锁上的。里面没有开灯,她只能摸索着去寻找弹子锁的旋钮。

李昊按照惯性走路,没有考虑到前面的人突然停住。从楼梯上下来的惯性,使得他的整个身体往前倾,楼道很窄,这是个角门,空间十分有限,两个人一直保持适当距离的身体,在疲倦的讲述之后,不期然地靠拢。

冬季的衣服很厚,这种靠近,与碰到一个硬纸箱没有太大区别。这样说有点刻薄,衣服总是柔软的,衣服下的身体一定比纸箱丰富。李昊这样回忆自己的感觉,是在隐瞒什么吗?

李昊不喜欢自己的身体,他不健美,也不优雅,很多时候,对身体的注意让他失望。他能听任哈璋在自己面前絮絮叨叨,并非对哈璋的身体发生兴趣,哈璋的哪一点让他产生好感?是她的头发?又来了。算了,不去想这个问题。或者,他只是对哈璋说的十年前的事情感兴趣,他对一切曾经青春勃发的痴情感兴趣?

李昊没有想到,哈璋会突然转过身来,两个人在暗夜里面对面站着,这么近,李昊有点尴尬,那一瞬间,他不能明确,哈璋是想靠在他身上吗?他心里生出一点温存。正在犹豫要不要承托住对方,哈璋将身子又转过去,重新去寻找那只龟缩在黑暗中的弹子锁。哈璋的动作很连贯,开始低头找门锁,没找到,转过身来向李昊求助,李昊呆呆的毫无反应,她只能转过身,自己继续寻找。

也许不是这样呢?哈璋在出门的那一瞬间,淡淡的月光从窗户里照射进来,刚才李昊就贴在她身后,两人从未如此靠近,冬天的棉衣让人无法感觉对方的身体,但这不是地铁里的贴近,是暗室之中仅仅两人世界的瞬间靠拢。哈璋的心此刻突然软下来,她开始是背部隔着重重衣服感觉到李昊的前胸,转过身来,正面对着李昊,是想确认刚才无意间碰在一起的身体?两人相向,才是真的靠近。

哈璋和李昊在这座楼里呆得够久,其他人都下班离开了。哈璋不停说话,说她支离破碎的情感故事,整个讲述过程也显得支离破碎。她沉浸在自己的讲述里,李昊想理清头绪,结果是治丝益棼。

李昊隐约听出,哈璋二十岁的时候恋慕过一个男孩。她把那个男孩描绘成天外飞仙式的存在,但在李昊想来,那样一所灰扑扑的二本院校,能有什么出色的男生?他这样想不是蔑视二本院校,而是他的自尊心在作怪。

即使哈璋讲得稀里糊涂,李昊也能听出,那个男孩根本就没把哈璋当回事。他是大学校园里的风流浪子,长得帅,热爱运动,懂一点世故,更懂得及时行乐,在人生观尚未成型时,被一群女孩的爱慕娇惯坏了的男生。

李昊早就知道这些把戏,他感觉自己在一切把戏之外。他还对感情有纯正的想法,他以为。

哈璋的唠唠叨叨经常让他走神,他不相信一个被本能和感官驱使的姑娘的爱情能有多深切,但他有点喜欢哈璋讲述的神态。他就这样看看她的头发,眼睛。不是多精致迷人,但四周与他接近的人中,原也没有耐看的。他记起《源氏物语》里一段描写,公子不满意跟他亲近的女子的长相,又要释放他的一腔柔情,于是公子想,这位姑娘的头发真好看。

辛苦去找对方好看的地方,是一件残忍的事。

刚刚降临的冬夜,在这安静无人的公寓里,哈璋的讲述让她的形象柔和起来,那种焦灼、无助、绝望,或者毫无来由的欣喜、自得、膨胀,李昊太熟悉了。他经历过很多这种情绪的变化,李昊以为他在为哈璋的故事共情,其实他加速的心跳,被打动的眼神,首先是对自己经验的复习。

二十岁以前,他被感情牵着走,他以为那是纯真、热情,而看不出其中的偏执、愚蠢。现在,他常常站在情感之外,带着恶毒的微笑,察看自己的悸动。某一瞬间他突然有点不能自持,很快他就抽离出来,在一旁看着自己。人常常这样灵魂出窍,活得很清醒,未免也有点无趣。是清醒的无趣好,还是糊涂的欢喜好,他想了很久,还是不能明白。

冬天下午五点半,值夜人马上要来清理每间房子,我们要在他到来前离开,免得传出闲话,李昊想。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打断哈璋的叙述,说,我们要回去了。

哈璋这次没有怪罪他,也

当然,这都是李昊的想法。

这时,门突然开了。哈璋摸到了弹簧锁,拧开了。门开了,月光泼洒进来,原来外面如此亮堂。

两天之后,哈璋说,我当时就是在找那个门锁。我希望自己找不到,但不知怎么,我误碰误开了。

李昊听了,有点后悔,凭空生出一些遗憾来。

如果没有触碰那只锁会怎样,多停留一段时间,两人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吗?

还是什么都不要发生好。李昊心里一片空茫,他荒芜的心田,不想装下什么。你看那深秋的山野,土地龟裂,青草枯黄,这时一只菜粉蝶飞来,它能带来春意吗,不会,菜粉蝶最后会枯死在这片山野里。李昊习惯了荒凉。他连一只菜粉蝶也承托不了。

李昊无端想到鲁迅的《过客》,那个潦倒的“客”对姑娘递过来让他裹脚的布片,“客”先接过来,感谢这“极少有的好意”,最后还是退还给了姑娘,他接受不了太多的好意,因为他没法回馈。

走出小楼,才知道院子里如此亮堂。冬夜的雾是蓬松的,月光膨胀开来,高楼下这个安静的院落洒满了明晃晃的月辉。

院子一角有几株蜡梅,梅花盛开,香气浓郁,让人误以为是月光的味道,寒冷,清澈。我宁可彻夜站在这里,也不想呆在幽暗的房间里,听那些粘稠的话语。李昊想。

这么好的雾,轻柔,飘荡,布满了院子的每一个角落。月光与雾在捉迷藏?不对,它们坦然相拥,不离不弃。

人和人能像月光与雾一样就好了。墙上、树梢,地上的一块砖头,甚至梅花的一片花瓣,哪里都是雾和月光巧妙的弥合。它们消融在一起,一定很欢喜很快乐。

李昊对遇到合适的人不抱任何希望,哈璋肯定不是他理想的说话对象,也不是他能安放情感的女子。他百无聊赖时,才去听哈璋的絮叨。是这样吗?这样说对哈璋不太公平,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李昊不能拒绝哈璋的倾诉呢?

哈璋对李昊倾诉的并非爱慕之情,她无处诉说,才找到李昊软弱的耳朵。或者,哈璋通过这种倾诉唤起李昊的妒忌心?

李昊对这些遥远的儿女私情并无兴趣。他只是出于礼貌,才在下班之后,人去楼空时,听哈璋梦魇一般的絮语。可能是哈璋毕竟还年轻的身体,让李昊有一点怜惜。

这个渺远的世上,热闹的同事间,很少有人去关注另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情绪。哈璋说到小时候父亲无端的怒火,她缩在街角被做过军人的父亲劈头盖脸打骂的场景。也说到她的丈夫和孩子,语调清冷。

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?李昊想。本来是人海里的两滴水,毫无关联,但是,她说了,他听了,两滴水就在靠近。而靠近,是危险的。

在荒野里看到一只流浪猫,你还来不及想什么,它就钻到灌木丛里了;你也就无动于衷。但是,一只猫掉到楼梯的夹缝里出不来,听到了它的哀鸣,想及它的危难,你就不免心动。

李昊能给哈璋什么温暖和帮助吗?不能。李昊不想陷入任何泥淖。片叶不沾身,是他的处事习惯。

李昊说不出有力的安慰的话语,更不会有任何安慰的行为。他被哈璋一肚子不痛快搞得也不愉快起来,现在,终于能呼吸到寒夜里月光和梅花的味道,李昊终于露出一丝微笑。

人真软弱。哈璋想得到一份持久稳定的情感,伸出藤蔓、触须,去打探新的世界。李昊是一块水泥墙,那些触须攀援过来,短时间内也能绽放枝叶,墙上的水泥年久失修,一场暴风雨,很快剥落,连同藤蔓,垮塌了。

你赶紧回家吧。李昊说。哈璋本来还保留一点从狭窄楼梯间走出来时残存的温柔,李昊这样一说,她似乎醒过来了,走往地铁站的路上,头也没回。

这种不咸不淡的相处让李昊很沮丧。他看到哈璋走远,索性坐在院子里一棵紫藤下面。雾更让人舒适、恬静。

雾是从地面漫上来的,还是从半空中降下来的呢?月光肯定是从高空落下来的。它们是怎么相遇的?是月光先碰到雾的头发丝,还是雾先碰到月光的睫毛?

李昊真想仰头躺下去,躺在这夜雾弥漫、月华如练的院落里,他斜靠在一根刷着木纹漆的不锈钢廊柱上,一样能看到对面无人摘的石榴还挂在枝头,黑乎乎的皱缩着,如老人的脸。

李昊搓了搓自己的脸,目前皱纹还没那么复杂深刻。但是,要不了多久,也会跟枝头的石榴一样。不管了,此刻,月光和雾正好,那就躺一会。

李昊睡在白天无数脚步踩踏的路中间,冬夜的雾,瞬间淹没了他,月光在他身体之上,也徘徊不忍离去。